

致命游戏3

DEAD EVEN

第四者

[美国] 玛丽亚·斯图尔特 著 吕侃 译

她接到凶手打来的求助电话……



江西教育出版社



致命游戏3
Dead Even
第四者

[美国] 玛丽亚·斯图尔特 著 吕侃 译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4-2010-058 号

Dead Even

by MARIAH STEWART

Copyright: © 2004 by MARTI ROBB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ALLANTINE PUBLISHING,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四者 / (美) 斯图亚特 (Stewart, M.) 著 ; 吕侃
译. — 南昌 :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5392-5610-8

I. ①斯… II. ①吕…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35621号

出品人：傅伟中

总策划：闫青华

责任编辑：熊侃饶伟

特约编辑：沈丽凝刘霁

封面设计：万语设计联盟·一鸣

第四者

[美] 玛丽亚·斯图尔特 著 吕侃 译

江西教育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省南昌市抚河北路291号 邮编：330008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字数 195 千字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11.5

2010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92-5610-8

定价：28.00元

引子

2004年2月

从监狱去法院的路上，略显拥挤的车内气氛凝重压抑。暴雨噼噼啪啪地倾泻在地面上，从午夜一直到现在，在阴沉昏暗的黎明到来之前变成了雨夹雪。

司机怕车子打滑，一路上几乎都作着随时踩刹车的准备。他的目的地是法院大楼，在那里他将放下车上的六名“乘客”：四名囚犯和两名全副武装的警卫。

阿彻·洛厄尔——十九岁，身材瘦小，面带雀斑，脸庞线条柔和，双手看上去很秀气——一个人坐在车子右侧想着接下来的庭审（囚犯们都只顾自己）。法庭指定的律师昨天与他会面时没带给他什么好消息。检察官有好几位目击证人排着队等着指证阿彻之前跟踪、骚扰阿曼达·克罗斯比的行为。他们还可以证明阿彻在向阿曼达·克罗斯比表白了他无穷无尽的爱意之后，因受到阿曼达的叱责而对她动了粗。阿彻当时甚至还扬言要杀了阿曼达·克罗斯比的合伙人和她的一位朋友。

事情看起来并不乐观，阿彻的辩护律师提醒他，劝他接受助理检察官所提出的条件。

狗屁，都是狗屁。阿曼达·克罗斯比知道我爱她，都怨那

个狗娘养的，叫什么名字来着？德里克？他整天围在阿曼达身边。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想把阿曼达·克罗斯比从我身边抢走。他一定以为我是傻瓜，以为我不知道他在打什么主意。我倒要看看谁是二百五。哼，总有一天我要给他点颜色瞧瞧……

车子向法院大楼后面驶去，在地下停车场通向一楼的坡道附近停了下来。阿彻·洛厄尔看着同车的另三名囚犯被带下车。警卫打开位子上防止囚犯乱动的锁扣后，阿彻站起身，在警卫的推搡下，乖乖地跟在前面三名囚犯的后面。

阿彻是跨了一大步跳下车的。他一直低着头，等待穿褐色制服的法院警卫的接管。阿彻跟着警卫走上坡道，一路抱怨碍事的脚镣害他不能更快些走到大楼里。冰冷的雨雪打在他的头上，像针刺一般，雨水还流进了脖子里，他恨极了这种感觉，所以一走进法院大楼就使劲甩头上的雨水。接着他被带去了接待室，等候他的律师。

阿彻已经开始在脑海中想象法官和负责押送的警卫之间的对话了。

警卫，在您押送洛厄尔先生期间，他的表现如何？

尊敬的法官，他非常合作，是位十足的绅士。

就他？那个跟踪并骚扰阿曼达女士的人？

尊敬的法官，是的，他温顺得像只绵羊。

我现在只能宣布撤销对洛厄尔先生的指控，并对我们给他造成的任何不便表示歉意。

尊敬的法官，没关系。他说话时会记得带上羞怯的笑容。噢，

差点忘了说，谢谢您。

对，没错的，事情可以像这样发展……

门“咯吱”一声被推开了，阿彻也从幻想中惊醒过来。他抬起头，希望看到的是他的律师，然而他看到的只是另一名警卫探头进来，两名警卫凑在一起嘀咕着什么，声音小得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听见。

其中一名警卫通知洛厄尔：“我们准备让你去隔壁的房间。”

洛厄尔坐在屋内，透过房门可以看见另一名警卫站在大厅里，一只手随意地放在腰间的枪上，随意得好像这仅仅是个下意识的动作。椅子上的锁扣被打开了，洛厄尔心存疑虑地站起身，拖着双脚向门口走去。

阿彻好奇地问道：“这是干什么？”

“跟我走就是了。”门外的警卫左手挥了挥，右手仍搭在腰间的手枪皮套上。

“那我的律师来了怎么办？”阿彻不确定地站在原地问道，“他马上就会到了。”

“他来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他去哪儿找你的。”说话间，警卫已经站在了另一间房间的门口，等着洛厄尔进去。

法院大楼的一楼大厅里到处都是执法人员，有地方上的警察，有州警，还有无时无刻不在的法院警卫。他们当中有的连走带跑，好像赶着去做什么事；有的三三两两兴奋地聚在一起，好像在讨论着什么。洛厄尔转过头向大厅里张望，想弄明白大厅里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热闹。不过还没等他摸着头脑，就已

经被推进了房间。

这间房比刚才的那间宽敞些，进门对着的是两扇长形的窗户，房内摆放着七八张椅子，其中有一张已经坐着一名囚犯了，是今天早上同乘一辆车来的。在同车的那些囚犯中，阿彻也就觉得他有点面熟，但想不起在哪里见过。这人身材魁梧，壮得像搏击冠军，手臂和脸庞上都长有雀斑，眼睛带点金棕色。他有一头红发，虽然红色随着年岁的增长褪去了一些，但看上去仍然十分扎眼。

之前到底在哪儿见过他呢？应该不是在郡监狱。这人一定有些来头……

从大厅传来的跑动声打断了洛厄尔的思绪，中间还时不时传来叫喊声。洛厄尔使劲伸长脖子向外探，他可以想象门外发生的事件已经逐渐升级了。

“你猜那里发生了什么？”洛厄尔问他的“室友”。

“发生了什么？”那人反问道。这时洛厄尔才意识到对方所在的位置根本没法透过门上的玻璃窗看见外面的情况。

“很多警察，很多很多，不同部门的，还有一些州警，往哪个方向跑的人都有。”洛厄尔的脖子伸得更长了，以便更清楚地探个究竟。

“我猜可能有人逃跑了。”

“真的？你真觉得有人跑了？”洛厄尔感到一阵莫名的兴奋，“是郡监狱的囚犯吗？”

“你今早也在那辆从郡监狱来的车上吧？”红发男问道。

洛厄尔点点头，对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愈发好奇了。

“我也是，”红发男继续说道，“还有沃尔多，落逃跑的可能就是他，之前就有风声，说他可能会逃跑。”

洛厄尔盯着这名铐在房间另一头的红发男子。

红发男人脸上露出笑意，是那种“别惹我”的笑容。洛厄尔意识到这笑容中没有丝毫善意。

洛厄尔清了清嗓子，强装自己并没有被吓到，“你觉得他能跑掉吗？”

红发男人还没来得及开口回答，门又一次被打开了，另一名囚犯走了进来。他也在今早的车里。从外形看，他属于瘦高型，但他走路的架势让洛厄尔觉得这人实际上要比看上去强悍得多。这人一头浅棕色的短发，眼窝挺深，眼眸呈浊灰色。

不知为什么，洛厄尔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向后缩了缩。那人身上散发出一种邪恶的磁场，虽然从外表上看，他更可能给人留下愉快的印象，而不是让人觉得害怕。

警卫借机提醒房间内的囚犯，“给我老实点，小伙子们，别想玩什么花样。门口就有一个看守，他可带着家伙呢，你们要是敢动一下，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把你撂倒。”

“够狠的，你说不是吗？”新来的这人微微咧嘴笑了笑，眼睛直直地看着洛厄尔。

“他只不过是想要吓唬吓唬咱们。这个郡里没有一个警卫能够从三米远开枪打中一个人，他们没那个本事。”红发男人耸了耸肩，不在乎地说道。

“你们说他们在外面做什么？”洛厄尔向自己的椅子上缩了缩，新来的这人身上不知什么地方让洛厄尔很紧张。

“他们在玩《沃尔多在哪儿》的游戏^①，沃尔多·斯科特。”红发男人向洛厄尔解释说，“今天早上，他和我们坐同一辆车，他不知怎么地逃了出去，《沃尔多在哪儿》，明白了吗？”

“不明白。”洛厄尔摇摇头。于是房间里的另外两个人开始向他解释那本需要读者翻遍全书寻找特定人物沃尔多的儿童读物。

洛厄尔因为小时候没有读过这样的儿童读物，所以认为这种找人物的做法很傻，一点都不好玩。

他们一起轻声讨论着沃尔多的逃跑计划以及他成功逃跑的概率，而且一致认为他们三个人被关在一起是为了可以多腾出两名警卫追捕沃尔多，把他们三个锁在椅子上也是为了保证他们当中没有人可以帮助沃尔多逃跑。

“你犯了什么事进来的？”红发男人问新来的那人。

新来的回答说：“我是因为闯红灯被警察拦下的，他们正在通缉一个和我同名同姓的家伙。”新来的那人并不理会红发男听后发出的“真是充满男子气概的犯罪”的讽刺，反问道：“你是怎么进来的？”

“我在这儿等上诉判决。”红发男回答道。

^①《沃尔多在哪儿》是一本儿童图画读物，读者要从图画上的一群人中找到主人公沃尔多。

“什么上诉？”洛厄尔问道。

“家庭纠纷。”

“哦。”洛厄尔仔细打量着这个人，他现在可以肯定之前见过这人，但就是记不起在哪儿见过。“我今天本该上庭的，真希望他们能尽快抓到沃尔多，让一切恢复正常，越快越好。”

“你犯了什么事？”红发男人问洛厄尔。

“嗯——”洛厄尔迫不及待地解释起来，就像他一旦到了法庭就会急着辩解一样，“他们说我跟踪、骚扰了一个女孩，其实我才没有，她是我的女人，你明白吗？他们把整件事都弄错了。”

“那女的一定对你有什么意见，不然怎么会告你跟踪、骚扰？”新来的那个好像很好奇，“她跟警察说了什么？”

“她被搞糊涂了，那些警察逼她撒谎。”阿彻回答道。他开始觉得有些烦躁，而且这股烦躁的情绪逐渐在全身蔓延开来。

“你叫什么名字？小鬼！”新来的那人接着问道。

“阿彻·洛厄尔。”

“我叫柯蒂斯·钱宁。”那人自我介绍道。

“哦，阿奇^①……”另外一个家伙开始调侃阿彻。

阿彻看着红发男人，生气地叫起来，“不要叫我阿奇，永远不要那么叫我。”

^① Archie（阿奇）是美国一系列漫画、连环画以及卡通片的男主角，全名为 Archie Andrew。Veronica（维罗妮卡）是他的好朋友之一。

“嘿，兄弟，冷静点，没别的意思，没必要觉得不爽。”这话在红发男人看来已经算是在道歉了。

“我讨厌阿奇这个名字。”

嘿，阿奇！卡通男孩！维罗妮卡在哪里啊？儿时同伴们的嘲笑声在阿彻耳边响起。

“好吧，那就叫你阿彻，我叫文斯·乔达诺。”另一个家伙也开始介绍自己，“出于对我叔叔的尊重，我才取了和他一样的名，不过我们现在谁也不理谁了。那个人渣竟然在法庭上指证我，这就是所谓的血浓于水！”

洛厄尔顿时想起在哪里见过他了，他努力克制住自己不要吓得后退。文斯·乔达诺——那个因为得不到监护权就杀了自己老婆和儿子的人——这在前两年可是当地的爆炸性新闻。

“我知道你是谁了，我曾经在许多电视新闻里见过你，看见你被捕的情形……”洛厄尔说道。他真希望他的哥们儿格伦——那个小骗子——看见他现在是如何和这位前所未见、臭名昭著的杀人犯在寒暄。这可有面子了，不是吗？

“嗯，没错，那时有许多关于我的报道，审判的时候我还上了电视。”乔达诺说道。

在洛厄尔看来，钱宁可不想讨论这些，他宁愿聊聊他们现在在被禁闭的情况或是法院大楼外各式各样媒体的来头。

阿彻很难不关心现在的状况，因为现在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法庭什么时候开庭。

“这太不公平了，怎么能因为抓不到逃跑的人就让我错过

审判呢？”

乔达诺蹦出话来：“那你去跟法官说啊！我还不高兴我的案子被拖了呢。本来今天会是个大好日子。我的辩护律师说，他相信我的案子会有新的判决。”

钱宁问他：“你到底犯了什么罪？”

洛厄尔很清楚乔达诺之前的行径，不过还是转过头，看他怎么回答。

“枪杀了我老婆，还有其他的事。”

洛厄尔想不通的是这“其他的事”。你说什么人会拿枪指着熟睡在床上的小男孩，还开了枪，而且还是自己的儿子。

想到这些，洛厄尔开始觉得反胃。

阿彻抬起头正巧看见钱宁和乔达诺在互换眼神，有些怪异的眼神。虽然他们谁也没有说话，但阿彻猜他们一定在酝酿着什么。洛厄尔在想人与人之间是否真的有心灵感应，他之前听说过这样的故事，有人可以看出另一个人在想什么。他小心翼翼地瞅着那两人。心灵感应的想法让他毛骨悚然。

钱宁对乔达诺说：“真的是你干的？”

天呐，洛厄尔想，钱宁显然对乔达诺是谁一点概念都没有，不然他怎么会对这样一位杀人犯——看在上帝的份上，连小孩也不放过的杀人犯——问这样的问题。

洛厄尔屏住呼吸，等着看乔达诺会怎么回答。

乔达诺有些得意地笑了笑。

钱宁继续问道：“那为什么你之前的判决能被推翻呢？”不

知怎么的，他好像已经得到了关于之前问题的肯定回答。

洛厄尔猜想，又是心灵感应？

乔达诺开始解释说这是因为那些呈堂证供都是其中一名警察伪造的，而他的律师可以证明这一点。

“就因为这个，你就能被判无罪？”洛厄尔重新加入对话，“就因为有证人撒谎了？”

“一点都没错！”乔达诺显得颇为得意。

“但是他们不会再起诉你吗？”洛厄尔开始盘算是否要让谁在他的庭审上说谎。

乔达诺对他说：“不会，我的律师说他们不能这么做了。当初检察官亲自去抓我，一个劲地给我加罪名，妈的，能想到的都不放过。”乔达诺轻轻笑出声来，“你可以想象，当他发现自己的手下从一开始就在撒谎，会有多么惊讶啊！”

阿彻问道：“大家怎么能确定那人撒谎了呢？”

“因为他自己承认之前在胡说八道，承认自己说那天看见我从死者的屋子里跑出来是在撒谎，他说的没有一句是真的，就是为了让案子更有看头。现在他很可能因为做假证入狱。随便作假不会有好下场的，不是吗？”

“文斯，你出去之后想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洛厄尔开始不由自主地崇拜起乔达诺，虽然这种崇拜有点不正常。不过看看乔达诺，这个夺走三条无辜生命的杀人犯，现在马上就能离开这里了。如此有能耐地逃脱惩罚，怎能不让人佩服？

“这要看我会不会因为所做的事被抓。”

“假设你无论做什么都不会被抓呢？”洛厄尔继续假设。

“什么？不会被抓？”

“对，假设你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会被警察抓，你想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我得想一想。”乔达诺看起来对这问题挺认真，他压低了嗓门说，“如果我可以出去，我会先毙了我的前丈母娘。”他的面色变得有些阴沉，“接着我会去找那个女的，那个法庭辩护律师，就是她建议法官不让我的孩子跟着我。然后，我会去找法官算账，是她说不再让我探望我的孩子的。”

洛厄尔在椅子上紧张地挪动着，希望乔达诺不要真的激动起来，他现在的样子像是已经准备好那么做了。

“你的孩子现在在哪儿？”钱宁突然问道。

“跟他们的妈妈在一起。”乔达诺回答道，直直地盯着钱宁的双眼。这种冷酷的眼神持续了一阵之后，乔达诺转向阿彻问道：“你呢？你出去后最想做什么？如果你不管做什么事都不会被抓。”

“我不知道。”洛厄尔回答道。他有点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被踢了回来。在此之前，他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可能……可能会去找那个男的吧，那个整天缠着我女人的男人，可能会去找他，如果他还是阴魂不散的话。我也可能去找她的一个朋友，那个整天多管闲事的臭婆娘……”

阿彻一想到阿曼达的店铺对面那家古董店的女老板，就感到体内有股怒火慢慢燃烧。那女的只要看见阿彻出现在阿曼达

店的附近就会立刻报警。他在阿曼达店门口等阿曼达关那女的什么屁事？管他是一清早店门没开就在外面等着，还是一直等到晚上店打烊了。这是个自由的国家，不是吗？而且，他有权知道阿曼达在做什么，他若没有这样的权利那谁有？要不然他怎么知道那男的一天到晚干了什么？

“你的妞呢？”乔达诺再次露出那种得意的笑容，“看起来她才是问题所在。我敢说就是她起诉你的，对吧？我认为你会找她算账的。如果是我，我知道我会那么做。”

“对，我要找她算账，我出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她算账。”洛厄尔一想到再次看到阿曼达的情景，下巴就开始绷紧，手掌也开始冒汗。

“钱宁，你呢？”乔达诺把注意力转向了房间内的第三个人，“有谁你想去会会的吗？”

“不知道。”

“嘿，别装了。”乔达诺把声音又压低了一些，“我们只不过是在这胡说瞎侃。一定有什么人、什么地方是你一有机会就想给他们点颜色瞧瞧的。”

洛厄尔再一次想到这两位前辈可能会进行无声的交流。虽然他说不上来是什么，但是那种交流总有什么地方让他觉得不安，让他神经紧张。

“嗯——”钱宁不紧不慢地说道，“如果我要去拜访哪个我之前认识的人，我想我可能会去找我妈的老情人。”

“肯定不止这一个。”乔达诺怂恿钱宁继续往下说。

“还有一位作家，我也不介意和他聊一聊。”

“也就只有两个人，”洛厄尔提醒钱宁，“我们说了三个呢！”

“好吧，还有一位可爱的 FBI 特工我也想再见见，只想看看对她的感觉是不是还在。”

听不明白，洛厄尔这么想着，皱起了眉头。妈妈的老情人、一位作家还有一名 FBI 特工？这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钱宁说不定还没弄明白我们现在在做什么，他一定以为我们在讨论真正的“看望”。

但是乔达诺和我，我们都明白现在说的是什么。

洛厄尔突然感到和乔达诺这名杀人犯的情感距离拉近了，也突然意识到需要马上点醒钱宁，让他认识到这个“看望”的实质是什么。

“嗯，对，如果我们真的做这些事，如果我们真的去找他们而且……嗯……你知道，做一些事，又要让警察不知道该去找谁，你明白了吗？”他看着钱宁的眼睛，希望通过眼神，即使不说话也能表达自己的意思，但是这个老男人的表情没有一丝改变，一直都是那么让人难以捉摸。

洛厄尔试着再向他解释得更清楚些。

“比如文斯，当你出去之后，有人发现你前丈母娘的脑袋被人崩了，你说警察会怀疑是谁干的？”

洛厄尔继续看着钱宁的脸。

“我们只是这么说说，没有别的意思。”乔达诺试图澄清阿彻的话，他双眼紧盯着房门，生怕隔墙有耳。

“除非我们愿意交换我们的人选。”

“你什么意思？交换人选？”乔达诺不敢相信地问道。

“你们知道那个电影吧，”洛厄尔感觉自己变得兴奋起来，“在火车上，两个人相遇了，还答应帮对方干掉对方想干掉的人。”

“我的老天！兄弟，”乔达诺粗暴地打断了他，“我们只是在闲聊，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只是闲聊。”

洛厄尔感到自己的脸开始涨红，乔达诺看着他的那种表情好像在说他是蠢货或是其他什么烂东西。

“我当然知道，当然，”洛厄尔为自己辩解道，“但是就算当真也没什么，反正我们现在在这儿什么也不能做，没有电视，没有影碟。我们得想点其他什么事情消遣消遣。”

“洛厄尔，你今年多大？”乔达诺问道。

“十九。”

“我明白了。”乔达诺脸上又露出了那种自鸣得意的表情。洛厄尔知道自己会因为乔达诺的这种表情而憎恨他。

“明白了什么？”

“明白了你的话为什么多。”

“才没有，别乱说。”洛厄尔试图不去理会乔达诺鄙夷的口吻，那种“洛厄尔什么都不是，就是一坨屎”的口气，他已经从别人那里听了无数遍，“这只是场游戏，一次游戏，仅此而已。”

“洛厄尔，你以前杀过人吗？”乔达诺又压低了声音。

洛厄尔摇了摇头。

“钱宁，你呢？”乔达诺突然转过头问钱宁。